

两位牟氏后人的家族梦

## 重拾那些固守的信念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平日里,74岁的牟日宝最大“爱好”,就是去离家不远的栖霞牟氏庄园附近走走。碰到对庄园感兴趣的人,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两个小时。

一旦遇到前来庄园参观的对牟氏家族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他更要拉住对方,“让他们也给我讲讲。”

作为胶东显赫一时的大地主家族,牟家的历史曾招来一些非议,牟氏后人中,不少老年人宁愿让某些家族片段被尘封,但牟日宝不同,他对家族过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牟日宝年轻时就喜欢写文章,1958年,他曾在公社文工团编剧本,边务农边创作。文工团解散后,为了生活,他改学果树栽培,成为当地果树栽培班的老师。

退休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牟日宝,开始专心研究牟氏家族的历史,自己花钱四处收集牟氏家族的资料,先后编著出版了多本有关家族历史的书,还主编了一份《中华牟氏望族》家族报,发送到大江南北的牟姓人手里。

按照牟日宝的说法,他走上家族研究之路,最大的“动力”是“纠错”:“有些描写牟氏家族的书,大量造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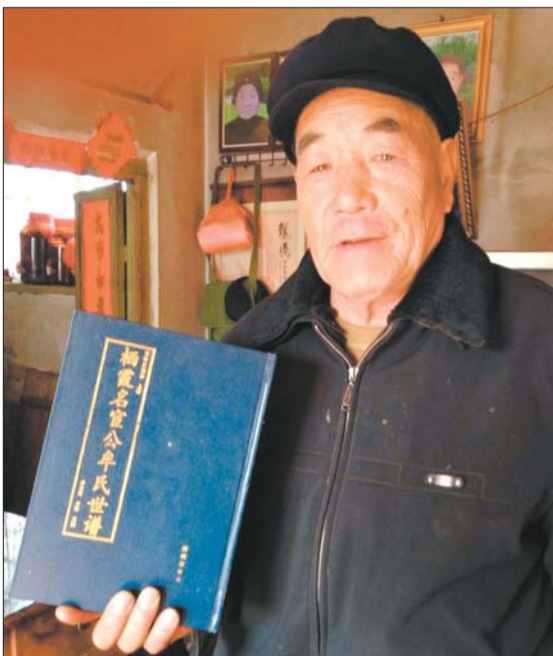
在他眼里,关于牟家历史,除了存在个人偏见,还有时代的“偏见”。

2月17日,在参观牟氏庄园时,牟日宝不时“提醒”记者,哪些东西是原本就有的,哪些东西是从别的地方拉过来“充数”的,还有哪些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赶工”造出来的……

“假的就是假的。”77岁的牟家十九世后人牟芳亭也笑着对本报记者说,他们首先要为牟家正名,然后还要通过自己的

11斤,这是牟氏族谱的分量。前后四次增修,牟家人正是从这种续修中,重新发现先祖的历史,承接家族的精神。

族谱也是牟家后人家族梦的起点。烟台牟氏十九代传人牟日宝说,“耕读世业,是牟家追求的目标;勤俭家风,是对家人为实施目标所做的要求。”重新拾起这些家族的训诫,将会内化到家族中的每一分子身上。



牟芳亭和他续修的牟氏族谱。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牟氏庄园留有“耕读世业”的祖训。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牟宗三的孙子牟红成。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研究,“把整个牟氏文化推出去。”

“要说对我们牟家的了解,牟日宝是第一我没意见,但除了他外,再没第二个人比我更了解。”牟芳亭自信地说。

在修史中,牟日宝得以知晓先人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的命运以及时代背景。

重视教育使牟氏得以振兴,并历10世而不衰,牟日宝分明能触摸到那潜流于家族中的荣誉和使命。

当年,因清初“于七之乱”而受牵连的牟氏第十代八兄弟遭冤狱。狱中,以牟国玠为长的这8人,面临随时可能到来的“杀头”威胁,仍然“围坐一圈,或诵读儒家名句,或吟诗作答”。

牟日宝在自己的书中得以重述那些家族固守的信念。

除了写史,修族谱在他看来,则是最直接有效保证家族传统延续的手段。

在烟台栖霞牟家疃村牟芳亭家,齐鲁晚报记者见到了完成于13年前的《栖霞名宦公牟氏世谱》:封底,封面均用蓝色硬纸包装,厚厚的上下两册总重量达11斤,上面用隽秀的楷体字,整整齐齐记录了牟家各代情况。

“这本书中70%的东西,是我跑出来的。”牟芳亭说,牟日宝的贡献尤甚。

史载,牟氏族谱自康熙时初立,后嘉庆年间续修,民国时期再续。而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都没人再提此事。

在一次去湖北公安县寻根回来的路上,牟日宝和牟芳亭突然想到了续修家谱,“当时的想法是,‘文革’结束,修家谱应该不会批斗了。”牟芳亭说。

但修谱并非一件轻松容易的事。首先,俩人要搞清楚各家各户族人的家庭情况。但是,近代由于战乱灾荒,牟氏族人散居各处。仅就栖霞一地,就有一两万人之多。

“一家挨着一家问,只要有姓牟的,就过去问家里情况。”忆及当年情形,负责第四次家谱“总编辑”工作的牟日宝很感慨,因为农村在农忙时常常找不到人,有些家要跑好几次。

为搜集材料,俩人花了七八年时间,之后,数次抄录修改最终定稿。此时,距离二人萌生续谱想法,已过去十年。

“这么大的家族,我们再不做事,恐怕没人愿意去做了。”说罢,牟芳亭燃起烟袋锅,深深吸了一口,“希望牟家一些好的传统,能继续传承下去。”

家族解码

## 大地主牟墨林的经营之道

出身牟氏家族的牟墨林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第一大地主”,他的牟氏庄园经营之道,与现代企业的某些管理模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 巧建庄园,不用配保安

牟氏庄园占地30万平方米,鼎盛时期,庄园拥有土地6万亩,山峦12万亩,且“集中连片”的住宅房共有480间,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么大的庄园,没有一个家丁,却几乎没有招致强盗来家骚扰——这与庄园巧妙的设计有关。

这座庄园北面是一条长长的围墙,由墙向南,是牟墨林及其家人居住的区域,呈六个片区分布的房屋,在其周围,则是租种牟家地的佃户们所组成的佃户区——所有房子相连非常紧密。

如果将牟墨林及其家人居住地看做“领导办公区”的话,那么佃户居住的便是“职工家属院”,再往外成片的土地则可视为一个工厂的“工作区”。

这种格局下,“职工家属院”就成为“领导办公区”的天然屏障,而佃户们也就成了“工人兼职保安”,强盗若想突袭牟墨林家,必须先经过佃户区,这样很容易就会被佃户“阻击”下来。如此,牟墨林及家人便可高枕无忧,而不用雇家丁,也就节省了开支。

## 给佃户房子住

牟墨林家的佃户们,又凭什么自愿给东家“既当工人,又做保安”呢?这又得从牟墨林所擅长的“让利”政策谈起。

据传,牟墨林手下的佃户们不用自己盖房子,因为牟墨林盖了房子,将使用权无偿“转让”给佃户们,前提当然是要给他好好干活。

佃户们得到如此“天大”好处,自然会更加卖命地给东家干活,而一旦东家遇到威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没有了牟墨林,谁还会给他们免费房子住?

同时,牟墨林还制定了非常宽松的“交租”政策,与周围其他地方的动辄40%-50%的交租量比,牟家佃户的交租量平均只占到产量的25%以内,这就使得很多人自愿过来给牟墨林当佃户。

平时牟家的一些零活,比如上山打柴草,牟墨林也都“承包”给佃户们。他承诺,只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就允许上山“出差”打草的佃户,得到其所打到柴草量的3—4成,换言之,你打了一筐草,只要活做得好,你就能拿走将近半筐,如此“重赏”下,佃户们干活自然就多。虽然让利不少,但牟墨林得到的柴草总量,却相当可观。

## 乐善好施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除了对“工人们”许以种种好处外,牟墨林还非常注意“争取并团结”当地其他百姓,为庄园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方面他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赈灾,用现代话讲,做慈善。

相传,牟氏庄园门前,长年都维持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吃白食”人群,因为庄园一日三餐都会供应饭食。每逢大灾,口耳相传的灾民更是蜂拥而至,但牟家对于上门的灾民几乎全面赈济,对于本地贫户,也会以工代赈,尽量给他们饭吃。

牟墨林的这些“慈善”义举,自然是建立在前面的提到的特有的经营基础上,广兴慈善能在庄园周围造成“家家有活做,人人有饭吃”的局面,有了充足的食物,自然就没多少人会铤而走险,威胁庄园内部安全,这就为庄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慈善”光环下,牟墨林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官府也不会多找麻烦。

如此一来,建立在内外良性循环基础上,牟家的产业和荣华富贵就能更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无疑是一种大智慧。

(资料部分出自《牟氏庄园三百年》)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整理

研究者说

## 牟家没适应现代转型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牟氏家族自明初一世牟敬祖起,到当代新儒学泰斗牟宗三,家族文脉延续数百年,其中一支由贫寒人家发展到富甲一方并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成为胶东半岛乃至整个山东

省世泽久远,文脉悠长的家族之一。在28个文化世家大族中,牟氏家族的显著特点在于:一是仕途、文学、财富齐头并进,治家、治学、治业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世家;二是需要面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近世望族。

牟氏家族在其发展史上经历过两次重要的转型:一是从第七代牟时俊开始“课诸子,延名师”,走上科举之路,从人丁稀少的穷苦农家改换门庭而成为官宦人家,又经三代终成邑中望族,此后仍不断有子孙在科举取仕之路上进取,续写着官宦世家、文学世家的辉煌;二是第十世牟国瓛被诬陷解职回籍后,看淡仕途功名,带领其中一支一改读书做官,科举取仕的传统老路,选择了既耕且

读的发展路径,积累起巨额的物质财富,成就了富甲一方的商业世家。

但牟氏家族作为旧式世家大族并不适应随后发生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转型,家族成员多龟缩在胶东半岛腹地,依旧以从圣贤之书获得的生存智慧应对欧风美雨激起的时代波澜,在封闭中走向没落,在变革中惊慌失措,没有在科举废除之后经略政治的成功范例,没有在军阀混战的乱世格局中投身军旅的“一将功成”,没有经营现代实业、从经营土地到资本运作的转型升级,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胶东望族终于带着几分苍凉走进了尘封的历史,而牟氏庄园所积累的巨额财富

在推倒重来的社会秩序重整、社会资源洗牌中,成了家族不得不放手的负资产。

当年从胶东屋脊来到京城求学的牟宗三,在牟氏家族整体“振古”的氛围中,受到了西学东渐的洗礼,遂将儒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加以融合,成为学贯中西的新儒学泰斗,这可说是牟氏家族走进幽暗历史后的最后一抹亮丽的落日余晖。牟氏家族的崛起、转型、辉煌与没落,既提供了一个家族通过励志自强从贫寒之家转换成显赫家族的成功范例,也展现了一个大家族“呼啦啦似大厦将倾”,与封建社会一起走向没落的凄凉案例,其成功的启示与失败的教训都至为深刻,至为有益。